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  
第五十一回 以誤傳訛美人絕命 將機就計智士用兵

卻說過了秋伏，蘭生的母親玉田氏病痢，又值學台按臨。士貞先期寫信來叫他用功，得了一等補了廩，便替他聯姻。又托親友代為物色名家閨女，並托秋鶴作媒。蘭生見父親信來催促，只得去考，果然考了第三，費了數百元，方補著廩缺，秋鶴見蘭生得意，便把這事與許夫人商量。許夫人見白姑娘秀麗聰明，心中倒也情願。惟意思要聘雙瓊小姐，又慮雙瓊身弱多病，游移不決。但請秋鶴將這宜八字送來，欲將兩個人合占一占，誰吉聘誰。蘭生卻不知道，那子虛到了外國，有一個姓白的參贊，要與兒子聘雙瓊小姐，子虛甚喜。此時蕭雲又跟子虛出洋，子虛便請他作媒，把八字送去。雙瓊聽了這一驚，好似青天一個悶雷，明珠是知道小姐意思的，也不能說什麼。是年七月十八，雙瓊立意自戕，非但粥飯不吃，連藥也不肯吃了。是日天氣涼爽，程夫人來看他，尚穿著一件單紗衫，坐在風中寫什麼。程夫人道：「了不得，你病還未好，饒不吃藥，還這樣骯髒身體！」雙瓊立起來笑道：「孩兒這幾天覺好些，天天吃藥鬧亂子，還累母親費心。」程夫人道：「你還穿些衣服，不要寫什麼傷精神。」雙瓊道：「不覺涼，寫寫字也好散些心。」程夫人坐了道：「你總要保重些，還是吃些藥，買那藥水也好，吃些也煩不到那裡。」雙瓊道：「不要吃，吃了反要加病了。」程夫人問明珠道：「小姐飲食如何？」明珠道：「先前吃一碗半碗，近兩天每餐喝幾口粥，昨晚到今，喝了兩口粥，還沒吃什麼呢。」程夫人道：「這樣那裡能支持，豈不要餓壞。」雙瓊道：「肚子裡脹得狠，索性等他多餓兩天，宿食消化了再吃。」程夫人道：「病中雖不宜飽，也不可過餓，還是自己留心。」雙瓊道：「孩兒知道。」程夫人見他心平氣和，便道：「月前有姓白的參贊，替他兒子求親，你老子要將你的八字交去了，說女婿極好的，又肯用功，也進了學，人物又體面，產業也去得。你將要有婆婆家了，身子要緊，這個機器同書且丟開，養養神。」只見雙瓊滿面飛紅，眉頭一皺，便坐不穩，一交栽倒了，程夫人急昏了，慌忙同明珠、嬌紅，扶到牀上面，請大夫連忙進來診脈，說不相干，是急火攻心所致，一服藥便好了。遂開了幾味平肝降火疏鬱的藥：廣鬱金、木香、破故紙、當歸尾、通草、外加藕節三個。雙瓊暈了一回，慢慢醒來，見母親尚在房中便道：「母親你去罷，孩兒怕煩，母親在此心裡不安的，更要煩了。」程夫人道：「你覺得什麼？」雙瓊道：「一時氣血不歸，有些頭眩，而今好了。」程夫人道：「現今在許先生那裡兌了帶來的藥，來叫明珠煎了，你還是服藥的好。」雙瓊點頭。程夫人道：「你老子明兒到南米利去，你要自己保重，我還有別事，你且安養，再來看你。」說著諄囑了明珠數句，便去了。不一回，子虛也來看他，歎氣道：「女孩兒家，只管鬧機器化學，弄到身體這樣怎麼好呢？」於是安慰諄囑一番，便於公事去了。將晚，明珠催他吃些稀飯，再三的勸不肯吃，只倚枕靜臥。明珠道：「昨日到今，一些東西沒吃，怎麼了呢？」雙瓊道：「心脹吃不下。」明珠道：「姑娘不吃我一輩子跪。」這裡說著，就跪了。雙瓊只得在他手裡，呷了三口，便搖頭不吃了。明珠心裡稍安，把稀飯叫小丫頭去溫好了，自己上了燈，下了門簾，便去看小丫頭煎藥。一回子煎好了進來，見雙瓊起來了，敘文具箱裡的詩詞稿，同舊日姊妹中往來的書信呢，旁邊放著蘭生贈的水晶蟾蜍，同方勝空信，蘭生的詩，還有小照一面，敘明珠看他淚盈眼眶，遂把藥放在桌上道：「什麼病，還要理這個做什麼？藥在這裡了，停一回就吃罷。」雙瓊也不響，一回子叫明珠把上月繡的小鴛鴦帕取來包東西。明珠遂去取了交給雙瓊。雙瓊把蘭生的物件，都包在帕裡，把四個角挽了十多個結，仍舊放好，自己的東西，掠在桌抽屜子裡。明珠知他的意思，但說不出來。因見左右無人，勸了一句，說姑娘和蘭生哥兒的情也好，方欲再說，給雙瓊喝了：「什麼蘭哥，你知道什麼？混心！」說著，又哭了，坐在牀上喘。明珠便不敢開口，雙瓊喘了一回，催明珠去把機戲取來。明珠去了，走到廊下，聽房中潑刺一聲，及把機戲取到，見雙瓊狠命的在那裡吸涼水，地板上藥水汪汪的，桌燒著一堆紙，還有餘火呢。明珠把機戲放好，急去把涼水碗取道：「姑娘怎麼這般自喪！」雙瓊坐了道：「吃了藥覺得口苦，吸一口涼水，清清嘴。」明珠道：「為什麼只管咽？地上汪的水都是藥！莫非姑娘把藥棄了，沒吃麼？」雙瓊道：「你放心，我要病好，豈肯不吃呢？你把這堆紙灰，掃去了罷。」明珠走來，把抽屜一看，已是空了，因道：「姑娘辛辛苦苦，做的東西，燒他什麼，早要燒，何必做？上年蘭哥兒說要替姑娘刻稿子，姑娘不肯，何必如此寄給了他！」雙瓊歎道：「留著了害人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去把機戲開了，玩看一回，又歎了幾口氣，淚珠兒不住的滴。明珠已把字灰掃去了。雙瓊叮囑不用同太太說，說了我不要。忽見程夫人又來了，見雙瓊坐著，知道可以支持，心中稍安。雙瓊強笑道：「娘還來幹什麼？孩兒粥已吃了，藥已吃了，恐怕不消化，把機戲玩一回。」程夫人道：「也不要多玩，太乏了不好的。」雙瓊道：「這個機戲，上午蘭生要我的，我初不肯，現在也厭煩了，明兒寄回上海去罷。」程夫人道：「怕你一時要玩。」雙瓊道：「病癒了好再做的，明珠替我送到太太房裡去，明日好奇。」明珠遂撥了去，及至回來，程夫人已去。雙瓊獨臥在牀上，明珠遂不敢驚動，別了洋燈，把燕湯爐摸摸還熱，遂在面榻上靜靜的睡了。聽得雙瓊一夜翻來復去，飲泣一回，歎氣幾聲。明珠道：「姑娘覺得怎樣？」雙瓊道：「不怎樣，你倒一杯燕湯給我喝。」明珠遂去倒，見牀上被都在腳邊，因道：「怎麼不蓋被？」雙瓊道：「我怕熱。」明珠道：「性熱也要蓋的，我不病還蓋了，姑娘好不蓋麼？」於是替他蓋上，雙瓊等明珠睡了，仍舊不蓋，只穿了一件單紗衫兒睡。奄奄幾天，又是七月廿二，那白參贊占雙瓊的八字不吉，便來還了。這個信傳到雙瓊耳裡，真是枯木逢春，心中便回過來，便好了幾分，藥也肯吃，但數日撥藥喝冷水，受涼，故意自傷。病遂深入骨髓，雖喜心轉，病一時也未易見功，然程夫人已不勝歡喜矣，明珠也深為忻慰。程蕭雲替雙瓊做媒之說，傳到上海，蘭生的驚慌，固不必說。許夫人知道雙瓊已與白姓聯姻，就死了陽顧聯姻的念頭，只把這宜的八字，請人占了。有說吉的，有說不吉的，事在游移。此時程夫人要想把雙瓊配給蘭生，也擬請蕭雲作媒。因蕭雲同子虛在外未回公館，故暫且不提。到八月十五，外國得了蘭生與這宜聯姻之信，秋鶴為媒，時雙瓊病去五六分，終日吃外國的調理藥水藥丸，並鐵酒之類，不過未能久坐。一日清早，雙瓊未起，明珠住在外房，正在梳洗，只見姣紅進來笑道：「明丫頭好遲起，我已起身子好久，吃了蓮羹，因太太尚未睡著，所以來看你，要借你花樣兒做鞋。」明兒道：「你們睡得早，我天天同姑娘談睡得遲，你要花樣，在箱裡你自己檢罷。」姣紅一面檢，一面說道：「你我可惜在這裡，否則倒好吃蘭哥兒的喜酒了。」明珠不覺一跳，問蘭哥兒有什麼喜酒？嬌紅笑道：「你還不知麼？昨日領事公館劉老爺那裡，打發人送節盤來，同太太說起姑娘的親事，太太說要配給蘭哥兒。他的使女說蘭哥兒，定了白宜姑娘了，是蘭哥補廩之後，秋鶴做的媒。」明珠連忙搖手，叫他低說，說不要驚了姑娘的睡，姣紅便低低的道：「他處有人人在中國來，說起今冬便要娶親，若是我們在家，豈不又要熱鬧麼？」明珠聽了一驚不小，心裡知道，雙瓊是專為蘭生，今已經然，豈不又要發病麼？這回子若再復病，到為難了，因低向嬌紅道：「這句話，你不可同姑娘說，就是別人，也不好說起，並請太太不要同姑娘說。恐怕姑娘知道了，便要鬧回去吃喜酒。病尚未好，當不起路上辛苦呢。」嬌紅點頭道：「曉得。」說著，見程夫人處一個小丫頭來說，太太起身了，請姣紅快去。姣紅便同小丫頭走了。此時明珠替姑娘萬計千思，了無善策，小姐和蘭生要好一節，又不便告訴太太的。豈知姣紅同明珠說的幾句話，被雙瓊聽得明明白白，比前日八字給人，更為難過。一來怪蘭生不應該如此負心，把前頭話都忘了，二來秋鶴是從學過的先生，不應該把我二人拆散，反去討別人的好，三則道路太遠，通信不便，一回又想道：這件事必非蘭生本心，必有別人弄鬼，若蘭生知道，心裡終不肯依，但是何不早央秋鶴替我兩人作媒呢。我是女孩兒，不能說這句話，你是好同人熟商的，又想到，我知道了，他若是私下和人說要聘娶，只怕人疑他與我先有什麼私情，所以不便說，這也是他保全兩人名節的意思。他不說方是和我好呢，但我兩人雖無苟且，但心中意中，向來好的，秋鶴是聰明人，也應該看得出。既看得出，為什麼轉不到這個念呢？現在他已經定了親，是萬無救藥了。雙瓊雙瓊，你好命薄，何不早死了，不知不聞，倒還乾淨。如此寸腸纏纏，百折千回，正是萬箭攢心，一陣酸，哇的一口吐血來，明珠連忙進去見了，問他怎樣？雙瓊方欲開口，忽然舊病復發，心痛起來，在牀上爬來滾去，或仰或合，一刻不寧。明珠只得去請太太過來，見了問他，也不能開口，看他叫娘叫天叫死，十分難過。程夫人、明珠在旁，見他如此慘痛，便也哀哀的心肝，好肉好姑娘的哭起來。雙瓊雖有這病，從來未曾如此厲害的，還是程夫人有識見，立請中西醫生許甫申，便

進來診了脈，開了一方，兌了藥，煎好給他吃，那裡見效，痛得氣也沒了，身也不動了。初起頭，程夫人不信西醫，所以不用他的藥水，後來見雙瓊已經如此了，姑且藥水灌他吃，受了三四匙，雙瓊腹裡一響，身又活動起來，口裡又嚷：「痛煞我了，快早死罷！好天嚇，不要把我這般慢慢的痛死，我受不得了！」程夫人命灌了三四匙，痛略停了。明珠便念阿彌陀佛。雙瓊見母親在那裡，便勉強爬扶起來。程夫人道：「他要小解。」便來扶著，豈知雙瓊向母親跪了叩頭，程夫人倒慌了，連忙扶他，雙瓊哭道：「母親空養孩兒，功勞未報，不能奉養。孩兒的病不能好了，早晚死了，不要哀痛，母親身子要緊。」程夫人咽氣吞聲，淚下如雨，忙叫明珠、姣紅扶扶姑娘上牀，兩旁的人，大家下淚，把雙瓊扶到牀上。雙瓊兩眼淚珠，說：「父親、哥哥、嫂嫂都不能見了，我好恨呀。」說著，又痛起來。明珠滿面淚痕，替他揉摩。程夫人急命再灌藥水，痛又稍止。程夫人叫他吃些稀飯，雙瓊搖頭不吃。程夫人見他又嬌瘦，又可憐，坐在那裡陪著。鬧到半夜，那裡敢睡。雙瓊見母親還是陪著，便催他去睡。程夫人道：「你只靜心睡。」雙瓊道：「孩兒不孝，累母親如此，那裡睡得穩呢？母親去了，孩兒或者可以安心，睡一回。」程夫人見如此說，只得囑嬌紅、明珠幾聲好生陪著，有什麼事便來叫我，回房去了，雙瓊便略閉了眼，明珠只管歎氣，嬌紅我們到你外房去坐，不要驚動。於是二人出來坐了，明珠姣紅大家低聲講話，明珠道：「姑娘待我同姊妹一樣的，從不肯拿大，裝主子體面。現在這個病，怎麼了呢？」說著，又潸然淚下。嬌紅道：「你也不用憂慮，過了今晚明天恐怕好些，還是請西醫進來看。」明珠道：「姑娘本也太玲瓏了，又弄中學，又弄西學，還習西話，把身子都淘空了。」嬌紅道：「今日因何又卒然起這個病？」明珠道：「恐怕是你早上來說的話，給他聽得了。」嬌紅道：「原來如此他想老公。」明珠罵道：「小蹄子你又來了。」姣紅道：「我是正話呢，他本從小和蘭生長大的，大家有心要好，我們太太也太不曉事，早該論親，你知道的，也應該和太太說一聲兒。」明珠道：「我在他們面上，說一半句他就紅了臉，罵我要打我，我那裡敢和太太說去？」嬌紅道：「人已如此，不下這服藥，總是脈不對證，天下事有經有權，到這回子還不說麼？」明珠道：「你也可以說一聲，探探太太口氣。」嬌紅道：「我明兒見了太太，和他說一聲，要說你說的。」明珠道：「何必拉扯我呢？」說著，外面已打四更，聽得裡邊■索之聲，明珠便輕輕走到門口，把燕湯爐一摸，已不溫了，乘便把爐子取了出來，交給嬌紅道：「姊姊替我到廚房裡去燒一個炭團，放在爐裡，防他要喝湯。」姣紅去，明珠聽得雙瓊叫，便進房來道：「姑娘要什麼？」雙瓊絲氣微微，動身不得，說道：「不要什麼。」明珠道：「姑娘睡了一回麼？」雙瓊道：「心裡難過，那裡睡得著。我想父母空生了我，非但不能報恩，到三災八難的給他憂慮，今日是幾時了？」明珠道：「正是中秋八月十五。」雙瓊記得上年今朝，在綺香園、延秋樹猜燈謎，姊妹二十幾個人，何等快樂熱鬧，不料過了一年，便是我的死期。想起來便淚下如雨，氣噎一回，又道：「橫豎要死了，一句話替你說，蘭生待我，真算得知己，今世不能見了，你後來見了他，說我也曉得他，萱姑娘的姻事，並非他的意思，我總不怨他。只叫他不要時刻想著我就是了。萱姑娘也非尋常女子，娶了須要和他好好的，他愛的佩纓，我從前還錯怪佩姑娘狐狸子，後見他是一個有情有義的直心人，就叫蘭生娶他罷。他家做妾，比不得平常人家，只叫萱姑娘不要輕視。又霞裳也和蘭生好，索性也收了。我在冥中保佑他呢。」說著，又覺氣還不過來，只管喘，明珠泣道：「姑娘不要想這個心事，何至於到這個景兒。」雙瓊道：「我自己知道，病是不能好了，倘然再痛，立刻可死，實在不能受這個痛。我死之後，有一件最要緊囑你，把包裡蘭生送我的詩詞信札，同水晶蟾蜍小照，你和太太說，均要放在棺裡的，白知己了一世，待我帶了去，結來世緣。大凡今生愛他，不能相合，來世天必可憐應當相會。」明珠只管拭淚道：「小婢都知道，姑娘且安靜一回，莫說這傷心話了。」雙瓊又喘了一回泣道：「趁著我還能說話，和你說幾句。還有一事，你服侍我一輩子，我不曾看輕你，你和我也忠心。我死之後，你總要替我好好伏侍太太，不要給太太生氣。說你罵你，只當伏侍我一樣。櫥裡頭有包衣服，匣子裡還有首飾、銀子，我早已收拾了，你取了去，只當是我謝你的。」明珠的眼淚那裡能住，也嗚嗚咽咽不能開口，又聽雙瓊道：「你若是願從蘭生，首飾匣裡還有一封信，是我寫的筆跡，你去交給他。他必肯收了，他見你，只當見了我。」正說著，只聽遠遠有笙樂之聲，屋上忽然豁喇的響。雙瓊又痛起來了，大呼大叫，亂滾亂爬。嬌紅方把爐子送來，大家急昏了，忙把藥水灌。雙瓊怕痛吃了幾口，那裡好似吃了痛藥，更加厲害。姣紅只得奔告程夫人，等來時，雙瓊已是力小聲微，痛得不能動。程夫人肉心肝的哭叫，雙瓊把眼睛張開，看了母親一看，便兩腳一伸，合眼死去了。程夫人、明珠嚶啞大哭，痛不欲生，叫也叫不醒來，其時正是中秋五更，合家僕人小廝僕婦都進來。程夫人哭了好久，勉強止住。差家人備辦棺衾後事，外國是用磁器玻璃柩的，便一一的吩咐公館裡，有兩個參贊是子虛的門生，遂和程夫人辦理。馬利根知道，也來幫忙。忽接電報，子虛於十六日午刻可到，程夫人心中稍安，到了午刻，果然回來。得知此信，連客人也不見於，大哭進來。蕭雲也跟進來哭，哭了一回，子虛方收痛哭去辦公事，把喪都交給蕭雲經辦，一面傳電報到上海，告訴秋鶴、許夫人，於是使館中忙了四五天。程夫人明珠日日哭泣，子虛跺腳歎氣，後來方知為了蘭生一事，遂後悔起來，怪明珠不肯早說，然已是無用的。使館中不能停棺，便命蕭雲領柩回國，並在揚州或蘇州，營辦吉地安葬，明珠帶了重孝，扶棺回來，竟在七子山汪氏墓左近，買了一地，歸葬。後來數日，子虛得知蘭生白氏姻事未成，深恨秋鶴誤事，此是後話不題。

卻說上海得了雙瓊死信，秋鶴又替他訃告，舊時親友姊妹無不失聲歎息。說他聰明過度，如此早死，十分可憐。秋鶴、韻蘭在花神祠遙祭，那蘭生得了此信，死去復生。此時白萱宜姻事，因占吉的少，還說他有桃花命，所以婉言謝卻，把庚貼還了，時吉田氏數日，因病作故。蘭生正在守喪，所以終日哭泣，人家疑不到別的緣由，維霞裳、佩纓知他心事，常來安慰他。佩纓得了雙瓊之訃，也哀痛異常，但人已死了，無可為計，於是替蘭生設法，便有專房之心，此事且暫擱不題。當雙瓊絕命之時，正治秋盡忠之際，治秋在營，本是獨當一面，無如幾路統兵大員，都是庸懦，未戰先逃，毫無佈置。僅恃治秋一軍，奔來奔去，敵人用計最善買奸，常遣心腹之人，帶了巨款，潛通我國營中。這等心腹之人，大都關廣皖寧無賴服屬敵人，頗肯用命。他即通我國，受其賄賂者，或潛泄軍機，或潛告地利，或暗將軍火焚毀，或敵來只開空炮，敵人亦有暗賄沿海漁民，從中行計者，以致連次大敗，營員或投降彼國，或乘船潛自逃回。治秋深知其弊，七月十二，兩軍相拒於長勝山。治秋一軍，紮在魚腹磯，韋統領紮在望郎浦，以為犄角，兩處都是依山傍海，港又甚密，敵人知魚腹磯不易攻擊，遂分戰船六艘，水軍二千，來打魚腹磯，牽制治秋，特以大隊往攻望郎浦，差手將官向木雙領兵五千，守在炮台，木雙頗有經濟，一面報知大營，一面鼓勵將士，不得輕舉妄動，把炮台的兵一律息滅了。任敵轟擊不理，俟其登岸時，卒起，從中段邀擊，一半攻敵人之前，一半攻敵人之後。佈置已妥，敵人已至，向炮台攻打，我軍都避在深林土窟中。敵人另有神速兵五百，遠出大營，奮炮攻擊。韋統領正在城中尋樂，與一個粉頭臥在榻上，吸鴉片煙，營中遠遠聽見東南上有吹號聲，急登將台把遠鏡一看，隱隱見戰馬奔馳，知敵軍出不意而來，大驚失色，便飛中軍帳。卻不見韋統領，四處尋覓那裡有什麼蹤跡。有一個親信家丁，知道所在，說在後面鎮李嬌妓家。營務急差人飛報過去，韋統領得信，頓時失色，吩咐報子回營先把銀餉裝好，且退走六十里，自己覓了騎來的馬匹，也不回營了，匆匆向後而逃，在六十里相待。於是營中大亂，紛紛潰退，恰正敵人已到，乘勢追殺，死者無數。韋統領接著餉軍，便夤夜帶了親信軍士數十人，逃往長門樓去了，此時木雙手下兵丁，見長門開了一回，炮便不開了，紛紛登岸，據住炮台。

時已上燈之際，敵軍乘勢到內地來，與後軍接應。木雙伏兵卒起，號炮一聲，山谷皆應，敵人大驚，我軍一面轟前，一面擊後，無不以一當十。敵人黑暗中不知我軍多少，後隊便退，搶攘登船其進之軍為我軍阻住，遂拚命回殺轉來。木雙想既差探子報入大營，為何這個時候，還無接應。正在疑慮後，果然炮火連天，知是接應來了，心中安慰。豈知是敵人攻營之兵，忽報事探子回來說：「將軍不好了，韋大人不知何往，敵軍已打破大營，西路尚空，作速退避，到吳營中再作商議。」木雙大驚，心裡想我若一退，則殺退的敵兵，必然復來。北首又有敵兵，如之奈何？便吩咐一個守備，領了五百名炮隊，只顧殺向海邊，並在炮台上開炮，使他去遠不敢還來，自己親率所部到北首去迎殺。又傳一計，立把山上路旁的樹木竹枝，都斬下來阻住當路，後邊伏兵兩枝，等敵軍亂竄，便殺出來。吩咐已畢，便殺向前去，敵兵驍勇異常，一時不能取勝。木雙假敗，把他誘到阻路處，敵軍都是馬隊，紛紛傾跌，傷者極多，只得下馬步戰，馬兵本慣用馬，步戰本非所長，向木雙分兩股追殺。敵兵死了一半，一半逃過林中。我國伏兵齊

起，向木雙又追殺過來。此時冶秋已得了驚報，立即統兵一千殺來。那海口登船逃去之敵兵，見我國追軍，所開之炮，不過二十餘處，知人數無多。又見後面並無相繼，於是又欲登岸以救，五百名馬軍，冶秋兵早到，見敵人又上岸來。冶秋善用排炮，把兩隻船轟沉了，於是後面敵軍又走。其登岸之軍，見船已被轟沉，心慌無主。我兵只管尋殺，不留一人，奪得巨炮四尊，小炮八尊，那五百馬兵，亦悉數被殺，得洋槍器械甚多。我兵合在一處，冶秋與向木雙賀功。木雙已身被兩彈，血流滿體，也深謝冶秋策應之功，說道：「某被傷甚重，死本無怨，可恨大帥潛逃。某意欲大人再派一人，同守望郎磯，某若不保，所有軍務，均歸其節制，並望飛報軍簡，派專管統帥以固軍心。」冶秋道：「這回勝仗，固當速報，但鄙意不必派人協守。我想敵人受此一創，日內未必再敢來。但詭計甚多，深恐又有買奸事情，將軍須要預防。」木雙道：「一介武夫，難專大任。買奸之說，不可不慮。大人有何良策以保萬全，將軍有手下親信之兵，可教他如此如此，倘他上我這條，我與將軍可如此如此，便獲大勝了。」木雙大喜，當時各散。木雙一面醫創，一面佈置。

卻說敵人敗後，收合餘軍，水師提督伊佐，聚集大小兵船三十餘號，將圖報復，便聚參商議，副一郎道：「吳向兩人佈置周密，詭計甚多，我國當以謀勝，不如仍差降將成見臣用買奸之計，多帶銀兩前往，賄近海漁民，及營中官弁，命他就中取事。」伊佐道：「只得用這條計策。」遂召成見臣至，告訴一切，說：「事若成功，必當重賞。」見臣應諾，帶了金銀，扮了商人去了。到了一個港口，天色將晚，看見港口，都是蘆葦，留著二丈餘寬道，直通裡面。見臣命把船搖進港口，但見遠遠的兩岸繫著營棚十餘座，門前有幾個土石炮台，見臣不敢進去，就在石磯旁蘆葦中泊了，水中有三五枝竹樁，方欲登岸問訊，只見港外咿咿啞啞，搖進一隻漁船來。船上放著會網，一個竹絲籠，上面蓋著竹蓋，把繩絡在船旁，想裡頭是新捕的魚，見臣連忙招呼買魚，見臣連忙從竹樁西邊，繞近船來，這漁人年約五十餘歲，滿面鬍子，便道：「客官好大膽，船歇到這個地方。」見臣道：「為什麼？」漁人道：「現在外國攻犯中國，這裡防得嚴密，日夜稽查，口門密布水雷，用竹樁為記，只有近樁五六尺地步，不布水雷。內河各港，都是一樣，我們都在樁西首走的，你好大膽，沒碰麼？」見臣道：「我適在東邊過的，為何沒有？」漁人道：「就是這一處，昨夜因線斷了，取上去，尚未換好。」見臣道：「原來如此，老翁尊姓？」漁人笑道：「我尊姓張，因我善慣捕魚，這些人給我起一個大號叫一網兜。」見臣笑道：「你籠裡的是什麼魚，我要買些烹來沽酒。」張老頭道：「裡頭繫了炮台營，我天天捉些買給營裡，可恨他們不肯出價。營裡官員，到前鎮玩私窠子便有錢了，偏同我們論斤沽兩。今日捉得六七尾，要去趁賣。客人要只許買兩尾，營裡王老爺定的鯽魚，已經三四天了，今日方得這個要去賣給他。」見臣道：「買兩尾也好。」張老便在籠裡提起兩尾大鯽魚來，又鮮又活，給了舟夫說道：「客官這兩尾，要賣三百錢呢。」見臣道：「好說。」便取了三個日本一錢銀毫，就上海人所說的角色，廣東所說的毫子付他。張老笑道：「客官誠實，不還價，只要兩角好了。」見臣道：「你拿去買酒吃罷，我商人掙銀錢容易，這個不計較。」張老謝了又謝道：「客官有良心人，姓什麼？」見臣道：「我姓宋。」張老道：「宋客官，你船停不得這裡，恐怕就有人來，你口音不像這裡人的，倘然撞見了，當你奸細用，監在土窟子裡。」見臣慌道：「我在外洋做生意，為兩國打仗，把我驅逐，我就收了店舖，把東西都賤賣了，逃回來的。不曉得此地開戰，在洋裡撞著敵船，查我，敵船一個小兵頭我認得的，所以放我來到這裡，不能停，停在那裡？張老救我一救！」張老躊躇道：「此地岸上也要查，各港都不容外來之人，宋客官只得開船走你的路罷。」見臣道：「外邊都是海，叫我深夜如何走呢？」張老想了一想道：「也不差，宋客官我有一個計較，你除非認我內姪兒，我外甥內姪是寧北人，也姓宋，同你口音一樣，船歇到我們漁莊上，我們莊上三十餘家，都與營中熟悉的。他們還把我們編了漁團，有事還要幫他們打呢！」見臣道：「多謝張老，只得如此，我就叫你姑丈，你就叫我去罷。」張老道：「魚還未送，恐他們見怪。」正說之間，又有一隻漁船，從裡面出來，船上一人年約四十多來，面龐白皙，也穿著短衣，赤了腳，見了張老，便叫道：「一網兜，營裡等你鯽魚，去罷！」張老笑道：「好了。」便道：「計大哥，你好得利！」一面向見臣道：「這位便是漁團的總頭，計全哥，我們都是聽他號令，也是打魚的。」因又向計全道：「這位宋客官，行過此地，不知道此地號令，要在我們莊上躲一夜。我叫他認了我的內姪，如今帶他去，倘來盤查，遮蓋遮蓋。」計全簇著眉頭道：「只些強盜，似瘟官不好說話，你又去招攬是非了。」張老道：「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我們窮了一世沒得錢，修修子孫，望他安享安享。」說著，聽得洋槍一陣，有兩隻巡船唿哨而出，見了便來查問，張老道：「這個是我的內姪宋新民，昨日來望我，今日要想跟我到營裡來玩玩。」兵勇笑道：「一網兜，他說謊為何不坐你的海舢板呢？」張老語塞，見臣便接口道：「小的寧波宋姓，確是張老的內姪，這只船是原來的坐船，方才姑丈出去打魚，不回来了，我就坐了這船等在此地，只要到炮台上望開眼界。」另有一兵勇笑道：「一網兜，你不要帶奸細來看腳色。」張老失色道：「阿呀什麼話，老兄這麼玩，我要殺頭了。」因向見臣道：「我叫你不要玩，偏不信，這回如何？」一個兵勇道：「用兵之際，本來有什麼玩？快去罷！工程處要來補埋水雷了。營官的魚等你好久，還沒有麼？」張老道：「有了，就煩老兄帶了去，明日來算賬，我同內姪回去了！」計全道：「我同他去，魚你自己送去的好。」兵勇也說是，張老遂叫計全，將假內姪帶回。自己送魚去了。上燈過後，張老回到莊上，只見計全同一個姓蘇的營官，與假內姪坐地密議，見於張老，笑道：「你真個領一個奸細來，帶了金銀買囑我們。」張老失色，宋客人笑道：「張老勿驚，我同這二位說明了，我也送你一千金，費你們的心，大家用事。成功之後，你三人每賞五千金，我還有二萬金，你們先分。」漁戶兵丁遂命人到船上去取來，忽見一個什長尋來，把蘇營官傳去，說大營有密計商議。營官約定匆匆去了，半夜再來取銀，見臣問大營何事，營官道：「他因你們新敗，探得聚集大小兵船三十餘艘，將圍大舉。恐怕銳氣難當，固密計把大營退後三十里，雜在坑山堡，其前面大營，虛插旌旗，埋藏火藥。若是你們獲勝，據了他的大營，地雷驟起，把你們盡行轟死，又密調南海兵船八艘，著於十日內趕到，以防失事時援救，兵勇將虛谷港水雷撤去，萬一兵船不勝，也可駛入港內。命我領兵一千，助向木雙十計全同漁父一百名，營兵一百名，守虛谷港，他明日便須撤營，你們要勝，須三日內行事，將機就計，我就在營內應。」見臣大喜，約定七月廿五夜，三更，兵船駛進虛谷港。第一隻船頭上有紅綠兩燈者便是，我們的船，你們即須放入向營及大營，我們另有陸兵，前來接應，放兩炮為號。前面大營，我們須去攻打，乘勝便奪坑山堡新營。」蘇營官道：「他詭計甚多，進坑山堡路道險惡，又有幾處埋伏地雷，只有太於灣小路，不埋伏地雷。」官道：「地雷密布，切記不可走動。」見臣大喜，稱是，笑謝道：「此舉若成，我兄便是首功，同張計二君，是開國元助了。」蘇營官唯唯不敢，說全仗抬舉。於是再三約定，欣然去了。到了水營，把前事詳細告訴了伊佐，伊佐大喜笑道：「將軍費心，事成後，必當重賞，保兄做戶部大臣。」見臣退出。伊佐又密遣心腹降好，前去退聽。

過了一天，回報說坑山堡，果然新築土壘，大營中的營裡，業已移動。虛谷港有漁船數十艘小營棚十餘座，港中竹竿都去了。有水雷數具，新從水中取起。我去時，尚有一具在岸上。有幾個兵抬了一具回營，伊佐知見臣之言真確，心中暗喜。便當夜傳令，一一調置妥當，到了廿五夜，雖無月色，星光滿天，海中起了大霧，水兵先發。忽蘇營官差心腹小兵前來說：「陸兵可從魚腹磯西首進港登岸。」伊佐立即飛報運兵船，陸路提督巴義打從此路進船，引兵登岸。自己坐了頭等鐵甲，引著水師兵船二十餘艘，乘霧前進。只聽得岸上炮台，更鼓齊嚴，燈火明亮。到了虛谷港，也有更鼓之聲，忽見港內黑黑的搖了一隻船出來，船頭上一盞燈，用黑罩罩著，看不清，不過隱隱有光而已。外國用兵，都是將在前列的。伊佐見他形跡可疑，命各船緩緩駛進，自己的鐵甲，吃水甚深，同另一號鐵甲，泊在口外。另放一隻小舢板自己坐了，去看這只形跡可疑的船。未知來者何船，看官且休性急，待作書的人慢慢道來，不能作急就是也。